



論易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

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為之

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

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

而使天下尊役卑為之

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

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

戴之以為君師而導

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

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

而不敢

初無

民之苦勞

後

而後

而甘

而即

始作禮也其

不耕而食

有

甲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斲則鳥獸與人
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
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
廢者禮為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弊弊則易廢聖人懼其道
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為之通陰陽之變
以為卦考鬼神之情以為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而書之白首而
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
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之幽也凡人之所
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
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
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為新奇秘怪以夸後世耶
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也然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
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中 六而管之人者也龜漫而無
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之惟其所也而人何道焉聖人曰是純

夫技耳技何所施吾意於已取筮去坐之所以或為陽或為陰
以自分而為二始掛一吾知其為一而世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為
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扚吾知其為一而世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為
分而為二吾不知其為幾而分之也世之也聖人曰是千人參焉道也
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
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也

禮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為無故而變者其情不從聖人之始
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服其心而徒欲使之
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
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
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
為吾兄聖人曰彼為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
及其兄而以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為禮而謂之拜率下

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爲迂怪而不於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齒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不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後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于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挺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憚之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舉挺以搏逐之吾心下安焉刻木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爲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于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樂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而其法果何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

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吾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葷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為諱去其鴆微其葷則酒肉之毒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為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則事有不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為己而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曰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

動萬物也隱隱茲茲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感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燧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為樂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信乎

詩

人之嗜欲好之有其於生而憤憾然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為也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歐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

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戕
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為無權區區舉無權
之禮以彊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五害人曰必無好色
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
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
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因窮
毒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
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
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
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怨
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
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
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
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於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

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逼我明識而明怨之使天下
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
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怨然後忍棄
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為安於舟者
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
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
有樂焉窮於彊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書

風俗之變聖人為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
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
而緝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
已矣昔者孔子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
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
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

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
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
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曰
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
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
為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
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禹堯之未授天下於
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
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
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
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
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授天以神之譽已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
翼翼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
民不已悅也則又翼翼然以言桀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八了一人

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耳吁亦
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偕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
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
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
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
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
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
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春秋

賞罰皆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
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
私而天下以祭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天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
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
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

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之作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

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且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彊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相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魯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

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以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立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立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蘇先生文集卷第一

蘇先生文集卷第一

老泉先生

論

洪範七序

洪範其不可行歟何說者之多而行者之寡也曰諸儒使然也譬諸律令其始作者非不欲人之難犯而易避矣及吏胥舞之則千機百竅吁可畏也夫洪範亦猶是耳吾病其然因作二論大抵斥末而歸本褒經而整傳刻磨瑕垢以見聖秘復列二圖一以指其謬一以形吾意噫人吾知乎不吾知其謂吾求異夫先儒而以為新音也

洪範之原出于天而畀之禹禹傳之箕子箕子死後世有孔安國為之注劉向父子為之傳孔穎達為之疏是一聖五賢之心未始不欲人君審其法從其道矣禹與箕子之言經也幽微宏深不可以俄而曉者經之常也然而所審當得其統所從當得其端是故宜責孔劉

輩今求之於其所謂注與傳與疏者而不獲故明其統舉其端而欲人君審從之易也夫致至治總乎大法備大法本乎五行理五行資乎五事正五事賴乎皇極五行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極御五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儻終於身驗於氣則終始常道之次靡有未順焉然則含羅者其統也裁節者其端也執其端而御其統古之聖人正如是耳今夫皇極之建也貌必恭恭作肅言必從從作又視必明明作哲聰必聰聰作謀思必睿睿作聖如此則五行得其性兩暘燠寒風皆時而五福應矣若夫皇極之不建也貌不恭嚴吝狂言不從嚴吝僭視不明厥吝豫聰不聰厥吝急思不睿厥吝妄加此則五行失其性兩暘燠寒風皆常而六極應矣噫曰得曰時曰福人君孰不欲趨之曰失曰常曰極人君孰不欲逃之然而罕能者諸儒之過也夫禹之疇分之則幾五十矣諸儒不求所謂統與端者儻為之傳則嚮之五十又將百焉人之心一固不能兼百難之而不行也欲行之莫若歸之易百歸之五十五歸之九九歸之三三五五行也五事也

洪範中并圖

皇極也而又以皇極裁節五事五事得而五行從是三卒歸之一也然則所守不亦約而易乎所守約而易則人君孰欲棄得取失棄時取常棄福取極哉以一治三以三治九以九治五十以五十治百天意也禹意也箕子意也

或曰古人言洪範莫深於欲向之傳吾嘗其學子而得之矣今觀子之論子其末之學耶何遽反之也子之論曰皇極裁節五事其建不建為五事之得失傳則擬五事而言之其咎其罰其極與五事比非所以裁節五事也子又曰皇極建則五福應皇極不建則六極應傳則條福極而配之貌與言與視與聽與思與皇極又非皇極兼獲福極也然則劉之傳子之論孰得乎曰爾以箕子之知洪範與欲向之知孰愈必曰箕子之知愈也則吾從之彼欲向拂箕子意矣吾復何取哉雖然彼豈不知求從箕子乎求之過深而惑之愈甚矣欲向之惑始於福極分應立事遂彊為之說故其失寢廣而有五焉今其傳以極

之惡福之攸好德歸者貌極之憂福之康寧歸諸言極之疾福之壽
歸諸視極之貧福之富歸諸聽極之凶短折福之考終命歸諸思所
謂福止此而已所謂極則未盡其弱焉遂曲引皇極以足之皇極非
五事匹其不建之各止一極之弱哉其失一也且逆而極順而福傳
之例也至皇之不極則其極既弱矣吾不識皇之極則天將以何福
應之哉若曰五福皆應則皇之不極惡惡疾貧凶短折曷不借應哉
此乃自廢其例其失二也箕子謂咎曰狂僭以急蒙而已罰曰雨暘
燠寒風而已今傳又增咎以耗增罰以陰此其擬聖人之言以就固
謬况耗與蒙無異而陰可兼之而別名之得乎其失三也經之首五
行而次五事者徒以五行天而五事人人不可以先天耳然五行之
逆順必視五事之得失使吾為傳必以五事先五行借如傳貌之不
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則木不由直厥罰常雨其餘亦如之察劉之心
非不欲爾蓋五行盡於思無以周皇極苟如庶驗增之則雖意亦怪
駭矣故離五行五事而為解以蔽其譽其失四也傳之於本其說以
為貌矣及火土金水則思言視聽殊不及焉自相駁亂其夫五也夫
九疇之於五行可以條而入者惟二箕子陳之蓋有深信矣五事一
也庶驗二也驗之肅又哲謀聖一出於五事事之貌言視聽思一出
於五行此理之自然可不條而入之乎其他八政五紀三德摺疑福
極其大歸雖無越於五行五事非可條而入之者也條而入之非理
之自然故其傳必鈎牽援交致而彊附之然後可以僅知此福此
極之所以應此事者立言如此其亦勞矣且傳於福極既爾則於八
政五紀三德摺疑亦當爾而今又不爾何也經曰五皇極皇建其有
極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此言皇極建而五福備使經云皇極之
不建則必以六極易五福矣焉在其條而入之乎且皇極九疇可之充
實者故聖人位之於中以貫上下譬君庶驗然曰雨曰暘曰燠曰寒
曰風曰時時於雨暘燠寒風各冠其上耳又可列之以為一驗乎若
是則劉之傳惑且彊明矣噫傳之法二劉唱之班固志之後之史志
五行者孰不師而效之世之讀者又孰不從而然之具以膝為一論

莫有考正吾得無言哉

一圖指傳之謬

鬼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貌之不恭厥外是厥罰常甫厥極惡說曰順

棄法律逐功臣殺火不言之不從厥外昏厥罰常賜厥極惡說曰順

治宮室飾臺榭內坐稼穡視之不明厥外豫厥罰常燠厥極疾說曰

好戰攻輕百步金不聽之不聰厥外急厥罰常寒厥極貧說曰

簡宗廟不禱祠水不思之不睿厥外蒙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說曰

皇之不
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

圖形今之意

貌恭肅 木曲直 時雨

皇極 言從乂 金從革 時暘

視明哲 火炎上 時燠

之建 聽聰謀 水潤下 時寒

思睿聖 土稼穡 時風

五福

貌不恭狂

木不曲直

常雨

皇極

言不從僭

金不從董

常暘

不建

視不明豫

火不炎上

常燠

聽不聰急

水不潤下

常寒

洪範下

土不稼穡

常風

六極

吾既別去傳疵以粹經猶有私衷而先儒不白其意或解失其旨者非一今辯止以中之經曰蘇陸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界洪範九疇夫五行一疇耳一汨而九不界蓋五行綱九疇綱壞而目廢也然則五行之汨非五事之失乎五事之失非皇極之不建乎蓋養子微見其統與端矣經之次第五行也以生數至於五事也求之五行則相尅何也從五常斯與相尅合矣先民之論五行也水性智而事聽火性禮而事視木性仁而事貌金性義而事言土性信而事思及其論五常也以爲德莫大於仁仁或失於弱故以義斷之義或失

於剛故以禮節之禮或失於拘故以智通之智或失於詐故以信正之此五常次第所以然也五事從之所以亦然也二八政曰食貨曰祀曰賓曰師五者不以官名之鄭康成以食貨爲饗以貨爲司貨賄以賓爲大行人是三百六十官箕子於九疇中區區焉錯舉其八耳孔穎達則曰司貨賄大行人皆事主非復民政夫事雖非民亦未嘗爲政孔之失滋甚焉吾以爲不然箕子言國家之政無越是八者周公制禮酌而用之故建六官以主八政食與貨則天官祀與賓則春官師則夏官司空則冬官司徒則地官司寇則秋官此得其正矣七摺疑擇建立卜筮人孔安國謂知卜筮人而立之夫知卜筮人天下不爲鮮矣孜孜然以擇此爲事則委瑣不亦甚乎五意卜筮至神人所諒而從者尊之善人必諒而從之蜀莊是矣導之惡人亦諒而從之立子明是也聖人懼後人輕其職使有如立子明輩故曰擇建立卜筮人謂擇賢也不然司空司徒司寇其擇之又當甚於此云者彼天子之卿不若卜筮之官爲後世所輕雖婦人孺子知其不可不擇

故也嗚呼聖人之言枝分派別不得其源紛莫可曉譬之日月五星
十二次二十八宿使昧者觀之固憤憤如也不知晷度經次的不可
紊差之眇忽寒暑中逆吾故於洪範明其統舉其端削劉之惑繩孔
之失使經意炳然如從幾衡中窺天文矣

洪範後序

吾論洪範以五福六極系皇極之建與不建而且不與二劉之增耗
與陰或者猶以劉向夏侯勝之說為惑劉向之言皇極之建總為五
福皇極之不建不能主五事下與五事齒而均獲一極猶平王之詩
降而為國風夏侯勝之言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將有謀已者上而果
然以劉向之說則皇極之不建不可系以六極以夏侯勝之說則既
與陰不可廢是皆不然夫福極之於五事非若庶驗也陰陽而推之
律曆而求之人事而揆之庶驗之通於五事可指而言也且聖人之
所可知也今指人而謂之曰爾為某事明日必有某福爾為某事明
日必有某極是巫覡卜相之事也而聖人何由知之故吾以為皇極

之建五事皆得而五福皆應不曰應其事者必其福也皇極不建五
事皆失而六極皆應不曰應其事者必其極也五事之間得與失參
焉則亦不曰必其福必其極應也亦曰福與極參焉耳今劉以為皇
極建而為五事主故加之五福及其不建也不加之以六極而以平
王之詩為說其意以為不建則不能為五事主故不加之六極以為
聚也今有人有九命之爵及有罪而曰削其爵使至一命以聚之曰
聚可也此猶平王之詩降而為國風曰降可也若夫有罪人當負五
刑而曰是人也罪大不當加之以五刑姑以墨辟論以重其責是得
為重其責耶今欲重不建之罪不曰六極皆應而曰獨弱之極應乃
引平王之詩以為說平王之詩固不然也且彼聖人者豈以天下之
福與極止於五與六而已哉蓋亦舉其大槩耳夫天地之間非人力
所為而可以為驗者多矣聖人取其尤大而可以有所兼者五而使
其餘者可以遂見焉今也力分其一端以為二而必曰陰為陰兩為
兩且經之庶驗有曰賜矣而豈獨遺陰哉蓋陰之極盛於兩而聖人

與其極者言也吾觀二劉之傳金不從昔與傳常兩也乃言雷電兩
雷皆在而獨於此別兩與陰何也然則夏侯勝之言何以必應曰事
固有幸而中者公孫臣以漢爲土德而黃龍當見黃龍則見矣而漢
乃火德也可以一黃龍而必謂漢爲土德耶必不可也其所謂賤者
蒙矣胡復多言哉

太玄上

蘇子曰言無有善惡也苟有得乎吾心而言也則其辭不索而獲夫
子於易吾見其思焉而得之者也於春秋吾見其感焉而得之者也
於論語吾見其觸焉而得之者也思焉而得故其言深感焉而得故
其言切觸焉而得故其言易聖人之言得之天而不以人參焉故夫
後之學者可以天遇而不可以人得也士其爲書也猶其爲言也方
其爲言也猶其爲心也書有以加乎其言言有以加乎其心聖人以
爲自欺後之不得乎其心而爲言不得乎其言而爲書豈於揚雄見
之矣疑而問問而辯問辯之道也揚雄之法言言乎其不足問也問

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耳太玄者
雄之所以自附於夫子而無得於心者也使雄有得於心吾知太玄
之不作何則瘍醫之不爲疾醫藥其有得於瘍也疾醫之不能爲而
喪其所以爲瘍此瘍醫之所懼也若夫妄人礪鍼磨砭乃欲爲俞附
扁鵲之事彼誠無得於心而侈於外也使雄有孟軻之書而肯以爲
太玄耶惟其所得之不足樂故大爲之名以僥倖於聖人而已且夫
易之所爲作者雄不知也以爲數耶以爲道耶惟其爲道也故六十
卦而無加六十四卦而無損及其以爲數而後有六日七分之分說生
焉聖人之意曰六十四卦者易也六日七分者吾以爲歷也在歷以
數勝在易以道勝然則易之所爲作其亦可知矣蓋自漢以來六經
始有異論夫聖人之言無所不通而其用意固有所在也惟其求而
不可得於是乃始雜取天下奇怪可喜之說而納諸其中而天下之
工乎曲學小數者亦欲自附於六經以求信於天下然而君子不取
也太玄者雄所以擬易也觀其始於一而終於八十一是四乘之極

而不可加也從三方之筭而九之并夜於晝爲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一以爲三州三分其州而一以爲三部二分其部而一以爲三家此猶六十之不可加而六十四之不可損也雄以爲未也從而加之曰踦又曰贏曰吾以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也曰踦也曰贏也是向爲者或曰以象四分之二四分之二在贏而不在踦踦者斗之二十六也或曰以象閏閏之積也起於難之七也重不足於歷而輕以其書加焉是不爲太玄也爲太初歷也聖人之所略楊雄之所詳聖人之所重楊雄之所忽寔其爲道不足取也道之不足取也吾乃今求其數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固雄意也贊之七百三十有一是日之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二也後之學者曰吾不知夫二十八宿之以與六日行之度也而於太玄焉求之則吾懼夫積目之無以製也歷者天下之至微要之千載而可行者也四分而加一是四歲而加一日也率四歲而加之千載之後吾恐大冬之爲大夏也且夫四分其日而贊得二焉故

太玄中

四分日之一或曰一百分日之二十五在四以爲一在百以爲二十五惟其所在而加之豈有常數哉六日七分者以八十言者也苟有以適於用吾斯從而加之矣坎離震兌各守其方而六十卦之爻分散於三百六十日聖人不以五日四分日之一者害其爲易而以七分者加焉此非有所法乎日月星辰之度天地五行之數也以爲上之不可以八而下之不可以六故以七分者加之使夫易者亦不爲無用於歷而已矣夫八十分與夫七分者皆非其所以爲易也上下

而爲卦九六而爲爻此其所以爲易也聖人不於其所所以爲易者加之故加焉而不害其爲易若夫四位而爲首九行而爲贊此正其所以爲太玄者也而維於此加焉故吾不知其爲太玄也始於中之一而訖於養之九闕焉而未見者四分日之三而已矣以一百八分而爲日以一分而加之一首之外盡八十一首而四分日之三者可以見矣觀周之一知晝夜之不在乎奇偶而在其所承觀中之九知休咎之不在乎晝夜而在其所處故積其分至於養之九而可以無患蓋易之本六日以爲卦太玄之初四日有半以爲首而皆以四百八十七分求合乎二十八宿之度加分而其數定去躋贏而其道勝善無憾焉耳

太玄下

太玄之策三十有六虛三而二十有三用焉曰其說出於易易曰太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維之所以爲虛三之說也夫太衍之數是數之宗而萬物之所取用也今夫策亦用者之三而已矣或用

其千萬或用其一二唯其所用而策也用其四十有九焉五者生之終也十者成之極也生之終成之極則天下又何以過之故曰五十五十者五十有五云也非四十有九而益一云也天下之數於是宗焉則玄無乃亦將取之且夫四十有九者豈有他哉極其所當用之數而取之於太衍者衍其所當用之策數而舉其大略焉耳吾將以名陽之九而明之則夫七八六者可以從而見焉今夫一爻而三變一變而掛一是三用也四四揲之歸奇於扚是十用也既扚而數其餘是三十有六用也三與十與三十六而四十九之數成焉增之則贏損之則虧四十有九足以成爻而未始有虛一之道吾不知先儒何從而得之也聖人之所爲當然而然耳區區於天地五行之數而牽合於其間者亦見其勞而無取矣聖人觀乎三才之體而取諸其象故八卦皆以三畫及其欲推之於六十四也則從而六之吾又不知先儒之何以配乎六也聖人之意直曰非六無以變非六無以變是非四十九無以揲也太玄之策極於三以三而計之掛其一再扚

其五而數其餘之二十七是亦三十三之數不可以有加也今其說曰三六又曰二九又曰倍夫之數又曰地虛三以劫天三皆求易之過也夫卜筮者聖人之所以探吉凶之自然故為是不可逆知之數而寓諸其無心之物故雖折草毀瓦而皆有以前禍福之兆聖人懼無以自神其心而交於冥冥恍惚之間也故擇時日登龜取著而廟藏焉聖人之視若龜也若或依之以自神其心而非著龜之能靈也况乎區區牽合於天地五行之數其說固已迂矣卜筮者為不可逆知者也且筮用三經皆奇爻筮用三緯日中夜中用二經一緯皆奇偶雜則是吉凶之純駁不在其逢而在其時使夫旦筮者不為大休則為大咎而日中夜中與夫夕筮者大休大咎終不可得而遇也中之九曰顛靈氣形反當晝而凶蓋有之矣占從其詞不從其數其誰曰不可吾欲去其蹄與其羸加其首之一分損其著之二策不從其數之可以逆知而從其詞之不可以前定庶乎其無罪也

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一

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二
老泉先生

論

史上并序

史之難其人久矣魏晉宋齊梁隋間觀其文則亦固當然也所可怪者唐二百年文章非三代兩漢無敵史之才宜有如立明遷固輩而卒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肩巢子之書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俳狀使之紀事將復甚乎其宜所譏諷者唯子鍊倒為差愈吁其難而然哉夫知其難故思之深思之深故有得因作史論三篇

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各知之楚之史曰擣杙擣杙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

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辭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洽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為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略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為已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為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略辭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詳辭亦夸耀所謂覆瓿論贊之外無幾吾故曰史以事辭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襲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其惡實吾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通經而專史則稱讚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偽赴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衆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傳其間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

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為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勸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指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洽而用實相資焉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晞遷固實錄可也慎無若王通陸長源輩高聲疾呼且僭則善矣

史中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我闕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躡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取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諸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大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若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辨如躡食其

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忘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襲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二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諸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郟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書十三年公會魯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是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

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幻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士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為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蓋示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偽寢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為善之利直而實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為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為

遠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為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史下

或問子之論史鈎抉仲尼遷固潛法隱義善矣仲尼則非吾所可評
吾惟意遷固非聖人其能如仲尼無一可指之失乎曰遷喜雜說不
循道所可否固責諛偽賤死義六者此既陳議矣又欲寸量錄稱以
摘其失則煩不可舉今姑告爾其九大彰明者焉遷之辭溥健簡直
是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汨亂其體五帝三
代紀多尚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吳越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
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
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繡繪錦縠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
之錯而紉之以為服則絺繒之不若遷之書無乃類是乎其自序曰
談為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稱也先儒反謂
固沒彪之名不若遷讓美於談吾不知遷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
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遷之失也固贊漢自

業至麟趾之間釀蹈遷論以足其書者過半且褒貶其段不肖滅也
也蓋已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
其傳遷揚雄皆取其自叙屑屑然曲記其世系固於他載豈若是之
備哉彼遷雄自序可也已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或曰遷固之失既
爾遷固之後為史者多矣范曄陳壽曾自贊焉然亦有失乎曰烏免
哉辭之史之傳若酷吏宦者列女獨行多失其人間尤甚者董宣以
忠毅既之酷吏酷吏宦者列女獨行多失其間尤甚者董宣以
繁之列女李善正仲以深仁厚義既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酷
吏史記姚杜仇趙之徒不載於游俠遠矣又其是非頗與聖人異論
齊武何進則成以宋襄之違天論西域則惜張騫班勇之遺佛書是
欲將相苟免以為順夫乎中國叛聖人以奉戎神乎此辭之失也壽
之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夫三國鼎立稱帝魏之不能有吳蜀猶
吳蜀之不能有魏也壽獨以帝當魏而以臣視吳蜀吳蜀於魏何有
而然哉此壽之失也噫固幾遷失而固亦未為得雖譏固大而辭益

其至壽復爾史之才誠難矣後之史宜以是為監無徒譏之也
諫上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諫論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
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
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
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
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震已者
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
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知身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
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
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
者一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其於
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論之
勢蘇示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子

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其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
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論之也子貢以內憂
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須項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
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
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饋閼儒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
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
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
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
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
何則理而論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
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
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
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
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

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
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諫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
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
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
震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
其選奕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
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
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
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
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平淵谷者且
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必跳而越焉馬其
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

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
然尚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
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
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
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卜金
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
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
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
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
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
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
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制敵

兵何難曰難乎制敵曷難乎制敵曰古者六師之中士不能皆銳焉

不能皆良器械不能皆利故其兵必有上中下輩力扼虎射命也捕敵敢前攻壘敢先乘上兵也習行陣曉擊刺進而進退而退中兵也奔則蹶負則喘迎刃而殪望敵而走下兵也凡上兵一支中兵十中兵十支下兵百此非獨吾有敵亦不無也為將者不以計用之而曰敵以上兵來吾無上兵乎以中兵來吾無中兵乎以下兵來吾無下兵乎然則勝負何時而決也大勝負久而不決不能無老師費財吾故曰難乎制敵也若其善兵者則不然堂然而陣填然而鼓視敵之兵有挺刃大呼而爭奮者此其上兵也以吾下兵委之吾進亦進吾退亦退者此其中兵也以吾上兵乘之滿鍬而向之其色動介馬而馳之其輻亂者此其下兵也以吾中兵襲之夫如此敵之上兵樂吾下兵之易攻也必盡銳不顧而擊之吾得以上兵臨其中中兵臨其下此皆以一克十以十克百之兵也焉往而不勝哉是則敵三克吾一而吾三克敵二況其上兵難勝而中兵下兵即既為吾克其勢不能獨完亦終為吾所并耳噫一失而三得與三失而一得為將者但

何取耶昔田忌與齊諸公子逐射孫臏見其馬有上中下因教之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忌從之一不勝而再勝卒獲千金夫臏之說乃吾向之說也徒施之射是以知其能獲千金而止耳苟取而施之兵雖獲首吳起何以易此哉

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四

老泉先生

論

魯妃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嫄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姜嫄出野見巨人跡所踐之因生稷為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竒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以其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為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王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昔隋初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殺所踐之何姜嫄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必簡狄姜嫄為淫泆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記之意必以詩有大命胤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惟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

無子履帝武敏歆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惟后稷而言之
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亂為降為祀郊禘之族復
帝武為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
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
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復之表一龍獻於
庭藏其蒸至周而發之化為龍以生褒姒以成周之亂而不知姜
嫄而踐跡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後矣也或曰
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當無當者姜嫄疑而棄之乎鄭
莊公宿生殺焉姜氏惡之生固自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
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生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曰惡夢哉楚
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管仲

管仲相威公命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
刁易牙開方用威公盡葬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莫然訖簡公齊無寧
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
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
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
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
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
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
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
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
絕于耳色不絕乎目而并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
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
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
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
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
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

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誣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鯀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有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明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哉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擊而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衰乎故天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推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

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一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高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善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幸其二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曆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幸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

辨姦

張文定公撰老蘇先生墓表云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浩作語言至以爲幾於聖人歐陽脩亦善之勸先生与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入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往弔先生獨不往作辨姦一篇其文曰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發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踈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足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伎不取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子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敵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其爲人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又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漱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盧之衣食大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

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患賢易牙開方是也必蓋世之名也
其未形之患雖有賴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
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
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數孰知禍之至於
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三子知聖人汗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吾為之說曰汗下也宰我
子貢有若三子者其智不足以知聖人高深幽絕之境而徒得其下
者焉耳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由百世之後
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
未有夫子之盛也是知夫子之大矣而未知夫子之所以大也宜乎
謂其智足以知聖人汗而已也聖人之道一也大者見其大小者見
其小高者見其高下者見其下而已矣夫不知也者有形於目前者吾
以為無不見也而離婁子之目有見吾言之所見焉是非物罪也太

山之高百里有却走而不見者矣有見而不至其趾者矣有至其趾
而不至其上者矣而太山未始有變也有高而已耳有大而已耳見
之不逃不見不求見至之工拒不至不求至而三子者至其趾也顏
淵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宰我子貢有若從夫子
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夫子之道一也而顏淵得之以為
顏淵宰我子貢有若得之以為宰我子貢有若夫子不知也夫子之
道有高而又有下猶大山之有趾也高則難知下則易從難知故夫
子之道尊易從故夫子之道行非夫子下之而求行也道固自有下者
也太山非能有趾而不能無趾也子貢謂夫子曰夫子之道至大也
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衆焉夫子不悅夫有其大而後能安
其大有其小焉則亦不狹乎其小夫子有其大而子貢有其小然則
無惑乎子貢之不能安夫夫子之大也

利者義之和

義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苟宜也宜乎其拂天下之

心也求宜乎小人耶求宜乎君子耶求宜乎君子也吾未見其不以
至正而能也孔至正而行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然則義者聖人哉
天下之器也伯夷叔齊殉大義以餓于首陽之山天下之人安視其
死而不悲也天下而果好義也伯夷叔齊其不以飢死矣雖然非義
之罪也徒義之罪也武王以天命誅獨夫紂捐大義而行夫何恤天
下之人而其發粟散財何如此之汲汲也意者雖武王亦不能以徒
義加天下也乾文言曰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嗚呼盡之
矣君子之取言利亦取言天徒利而已聖人聚天下之剛以為義其
支派分裂而四出者為真為斷為勇為怒於五行為金於五聲為商
凡天下之言剛者皆義為道是其為道決裂慘殺而難行者也雖然
無之則天下將流蕩忘反而無以節制之也故君子欲行之必即於
利即於利則其為力也易矣夫利則其為力也艱利在則義存利亡
則義喪故君子樂以趨徒義而小人悅擇以奔利義也必也天下無
小人而後吾之徒義始行矣嗚呼難哉聖人成人國殺人父刑人子
有言也

而天下喜樂之有利義也與人以千乘之富而人不奢爵人以九命
之貴而人不驕有義利也義利利義相為用而天下運諸掌矣五色
必有丹而色和五味必有甘而味和義必有利而義和文言之所云
雖以論天德而易之道本因天以言人事說易者不求之人故吾猶
有言也

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五

老泉先生

推書并序

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使仁義之
兵無術而自勝也則武王何用乎太公而牧野之戰四伐
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又何用也權書兵書也而所以
用仁濟義之術也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爲
孫武之徒也夫孫氏之言兵爲常言也而我以此書爲不
得已而言之之書也故仁義不得已而後吾權書用焉然
則權者爲仁義之窮而作也

心術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
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
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

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
心謹烽燧嚴斥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
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
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
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
始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
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
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
艾繼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
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賞敵而又以敵自賞故去就可以決凡主
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
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
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
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
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止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技吾之所短
彼所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
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
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
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鬣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
之情也如此者可以將矣但揚而按劍則鳥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
兵而寢則童子擊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
有餘矣

法制

將戰必審知其將之賢愚與將戰則持之與將戰則乘之持之
則容有所伺而為之謀乘之則一舉而奪其氣雖然非愚將勿乘乘
之不動其禍在我分兵而失進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戰所以乘之
也古之善軍者以刑使人以賞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義附
者焉不以戰不以掠而以備急難故越有君子六千人韓之戰秦之

關士倍於晉而出穆公於淖者救食馬者也兵或寡而易危或衆而易叛莫難於用衆莫危於用寡治衆者法欲繁繁則士難以動治寡者法欲簡簡則士易以察不然則士不任戰矣惟衆而繁雖勞不害爲疆以衆入險阻必分軍而踈行夫險阻必有伏伏必有約軍分則伏不知所擊而其約構矣險阻懼蹙踈行以紓士氣兵莫危於攻莫難於守客主之勢然也攻城有一不可守兵少不足以實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賢將能以寡爲衆以小爲大當敵之衝人莫不守我以疑在彼愕不進雖告之曰此無人彼不信也度彼所襲恃其以備彼不我測謂我有餘夫何患兵心偃旗仆鼓寂若無氣敵將以爲我諱者斬時令老弱登堦下怯乘懈突擊其衆可走夫何患城小者而戰陣欲方欲踞欲密欲緩夫方而踞密而緩則士心固固則不背背城而戰欲其不斷面城而戰陣欲直欲統欲踈欲速夫直而統而速則士心危危則致死面城而戰欲其致死夫能靜而自觀者以用人矣吾何爲則怒吾何爲則喜吾何爲則勇吾何爲則怯

豈異於我天下之人孰不能自觀其一身是以知此理者塗之人皆可以將平居與人言一語不循故猶且愕而忌敵以形形我恬而不怪亦已固矣是故智者視敵有無故之形必謹察之勿動疑形二可疑於心則疑而爲之謀心固得其實也可疑於目勿疑彼敵疑我也

疆弱

知有所其愛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二權也孫臏有言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下之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於棄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獨完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三權也者以一致三者也

仲曰攻堅則殺者堅攻殺則堅者殺嗚呼不從其殺而攻之天下皆
疆敵也漢高帝之憂在項籍且雖然觀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
也隋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
不汲汲於其憂之所在而彷彿乎其不足恤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
也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疆最後取非其憂在蜀
也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且也取天下取一國取一
陣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陣之道益左以爲牡設右以爲牝春秋時楚
伐隋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左右無良焉必敗
偏敗衆乃攜蓋一陣之間必有牡牝左右要當以吾疆攻其弱其唐
太宗曰吾自興兵嘗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疆其左吾亦疆吾左弱
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疆疆常遇弱敵也吾弱追奔不過數十
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處
其疆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與精銳以故不能勝
不知老弱之兵在軍固亦不可無無之是所以非敵之疆兵而全吾

之銳鋒敗可俟矣故智者輕棄吾弱而使敵難用其疆志其小敗而
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攻守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大盡兵以
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被間
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
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有摩出亦此
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
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
鳴金不鳴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
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
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
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
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

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抉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高鍵而
入者有焉乘壞垣坎墻趾而入者有焉抉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我
希矣他戶之不高鍵而主人不之察大半矣乘壞垣坎墻趾而主人
不之察皆是矣為主人者宜無自門之固而他戶牆隙之不郵焉夫
正道之兵抉門之盜也奇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
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
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劍
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豫伯
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
自江州泝都江破侯丹兵在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
都距成都數十里李愬攻蔡二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二
自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和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虞
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
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崖魚貫而進至岷江而降馬超

用間

至蘇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二之左有谷曰禁而
不之備林言尚諒入之夾攻關而開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
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况守一國攻
一國而社稷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二道而欲使之將耶

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
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少恃而動
也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史太公嘗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
商誠矣然以為間何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耶伊呂固與人為間
耶紂紂固待間而後可伐耶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吾意天下
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紂雖暴一日用伊尹則民心
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紂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
可以安視民病遂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
一日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呂

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過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今夫問將之賢者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問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愛金故能使人為之出萬死以問敵國或曰能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呂歸而夏商之國為決亡使湯武無用問之名與用問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為利敗則為禍且與人為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為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偽示者以為信一敗也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偽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羣綱卒用心於詐百補而千穴敗智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車周叔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亦間也

高帝

漢高帝初拔數用術以帝... 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日以切制項羽不如張敖微此一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亦不疆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當先為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皇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上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后佐帝定天下為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呂氏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為少矣方亞父喉項

莊時微噲謂讓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蕃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莖也使其毒可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縮皆南面稱孤而縮又最為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惟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為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

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在亦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與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為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海鳴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讎籍則其勢不得彊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且且亡秦之守關

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不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罷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罷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而罷亦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趙亦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被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知其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而秦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善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劔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能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劔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天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

小丈夫者得一金積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亦不失也夫夫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疆援不能備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據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秦之愈急故不戰而弱弱勝負已判矣至于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豈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遞城何哉與弱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強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

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于秦一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由是後連却之洎牧以讓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之與秦秦城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三朝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計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五方之內則五霸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靖處之所劫日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天下而從六國苟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亡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為師然以

五言計之其言兵之雄也今其言兵之雄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為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為人必謂有慮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閭之入郢也武為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憐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越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成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驍包育之言以兵於楚無屈吳之心斯不成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文暴師則鈍兵挫銳力殫貨則諸侯棄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必還可謂文暴也人能無乘間入國乎且夫一也又曰殺敵者怨也今武紂子育必不怨也乃武不顧舊讐而吳服田單謂無抵墓而齊者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二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賁居蔡之怨及秦楚九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矣夫以武自為書尚不能自用以取財此况區區相其技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夫起與武一體之人

也皆善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野無
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以論皆歸其中然吳起始
用於晉破齊及入魏不能制秦以楚復霸而武之所為及如是
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禁內治一專足制丈夫亦能夫豈
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一軍之衆開營而自固或自有亂然則是三
軍之衆威之也故善將者提一軍之衆而視一謀一妾無加焉故其
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級恢然猶有餘地
此韓信之所以多矣而益辨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
而已矣

子貢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
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
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乎則曰徒智可以
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

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為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
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
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疆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
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為魯可存也而
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
魯為賜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乎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
子之兵伐魯吾竊恐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
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魯猶用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南齊久矣然
未敢逞志者懼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
見身將碎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
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為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
從子入討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
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粟以俟齊舉誅亂臣而定新主齊
必德魯數世之利也吾觀仲尼以為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

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繫田常於都
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舉兵誅呂
氏呂氏以灌嬰爲將拒之至榮陽嬰使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
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唐以爲齊有高國鮑晏以爲
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老泉文妙卷之

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六

老泉先生

衡論并序

事有可以盡告人者有可告人以其端而不可盡者盡以
告人其難在告告人以其端其難在用今夫衡之有刻也
於此爲銖於此爲石求之而不得曰是非善衡焉可也曰
權罪者非也始吾作僮書以爲其用可至於無窮而亦可
至於無用於是又作衡論十篇嗚呼從吾說而不見其成
乃可以罪我焉耳

遠慮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
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
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
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

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聞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柏文有管仲狐偃爲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公至於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唯留侯鄼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爲善之心與小人爲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爲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

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獬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逃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燕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知此事事向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帝之末天下旣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於其間耶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會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遠然而不

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
以為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為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
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畏讒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
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汎汎於下而天子惛惛於上一旦有卒
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
父師愛之如兄弟擇手入卧內同起居寢食知無宗言言無不盡百
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諫尊其位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
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 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
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
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良將有才 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
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
是不為也 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 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

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
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
以羈繼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曰
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馴馴終無以服
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大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
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為將者又不可責以廉
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
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名將也賢將既不多
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
重恩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兒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
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異於
力犯霜露露白刃而不辭者豈貴其為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激其
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為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
也將之才固有大小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

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
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驥驥者豐其芻粒
繫其羈絡居之新闢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驥驥者其志常在
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
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
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驥驥者飽之而責其千里不
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
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
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
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俱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
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攻下與信越期而不至
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弊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
極言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
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曾滕公灌

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
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曾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
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
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
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
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被則曰漢王不棄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
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任相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
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擢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
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
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
同爲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
不必優以體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專

鐵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
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迨在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
好禮者為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為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占
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為之離席起立在下輿有病親問不幸
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
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
棧車叱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
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
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
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心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
卹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為誼生
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為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
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
子皆知其為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為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

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故勿
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
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
郡守乃足胥吏耳雖臣子為此亦不過然道不若身也
夫既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
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其罪而加之以其刑及其死
相也既曰有其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
弊皆始於不為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強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
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
臣有所不為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廷慮備懼
際使石慶得答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
之如法也且其間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
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
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為利宰相

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為福且心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重遠

武王不泄爾不忘遠仁矣乎非仁也勢也天下之勢猶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於外則腹心為之深思靜慮於內而求其所以療之之術腹心病於內則手足為之奔掉於外而求其所以療之之物腹心手足之相救非待仁而後然吾故曰武王之不泄亦不忘遠非仁也勢也勢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獨武王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之勢而武王知天下之勢也夫不知一身之勢者一身危而不知天下之勢者天下不危也秦之保關中自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業而陳勝吳廣分楚人之山此觀之天下之勢遠近如一然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吏置郡民取之之不便而遠之則必慮於朝廷是官吏之不便也夫不獲其所計之則吏利之不問則暴虐在而師緩不問也

敵明號而有司不得不賞矣是民有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冤易訴則何從始耶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為之郡守檇杻鑿鑿為之縣令郡縣之民羣而聚焉者雖千百為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於市誰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郡守縣令據案執筆吏卒傍列筆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如何而又行數千里費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吾故曰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陝右廣南川峽實為要區河朔陝右二虜之防而中國之所恃以安廣南川峽實財之源而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之輕重何如哉曩者北虜忽西寇勃叛河朔陝右尤所加卿一郡守一縣令未嘗不擇至於廣南川峽則例以為遠官密官至除取其臨時寬謫量移往往而至凡朝廷稍所優異者不復官之廣南川峽而其入亦以廣南川峽之官為失職庸人無所歸故常聚於此嗚呼知河朔陝右之

可重而不知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不可輕是欲富其倉而無
其田倉不可得而富也矧其地控制南夷區蠻最為要害上之所產
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統錦布帛皆極精好陸負水載出境而其利有
倍然而關譏門征餽雇之費甚百姓私力所能辦故貪官專其利而
齊民受其病不招權不鬻爵者世俗遂指以為廉吏矣而招權鬻爵
者豈盡無嗚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如此是斯民不得一日
安也方今賦取日重科斂日煩罷罷之民不任官吏復有所規求於
其間矣淳化中李順竊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智高亂廣
南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戒池在在警備每歲諸米粟以為戰
守備而凶孽一起若涉無人之境者吏不肖也今天以一身在一方
之責者莫若漕刑廣兩川陝既為天下要區而其中之郡縣又有為
陝之要區者其牧宰之賢否實一方所以安危幸而賢則已
其或黷貨的然有罪可誅者漕刑固亦得以舉劾若夫庸陋匪懦
不才無過者漕刑雖賢明其勢不得易置此猶弊車弊馬而未僕

夫之善御也郡縣有敗事不以責漕刑則不可責之則彼必曰敗事
者其所治其所者某人也吾將何所歸罪故莫若使漕刑自舉其人
而任之他日有敗事則謂之曰爾謂此人堪此職也今不堪此職是
爾欺我也責有所任罪無所逃然而擇不得其人者甚寡矣其餘
郡縣雖非一方之所以安危者亦當詔審官俾勿輕授賦吏冗流勿
措其間則民雖在千里外無異於處畿甸中矣

廢士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之士可為也
以賢之所任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
賊小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取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
以為非而繩趨尺步華言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用何則天下之能
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
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尺步華言華服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
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魯秦也而管

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一盜焉穆公霸秦取具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
果於是非而不幸於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
也今有人非盜賊非夷狄而猶不獲用吾不知其故何也夫古之用
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
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
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經書設病刺繡之文而至身千萬鍾之祿卿
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爲民上武夫健卒
有洒掃之力奔走之舊乃以領藩郡執兵柄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
臣且舉以爲吏若此者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塗
多於古也而胥吏賤吏獨棄而不錄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功
者不獲一施吾其惑也不知胥吏之賢優而養之則儒生武士或所
不若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爲儒宗而卒不能爲
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俊偉震耀四海者乃其最良人之出於吏胥
中者耳夫趙廣漢可問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

之卒中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博出之可以爲將而內
之可以爲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
法律長而習獄訟老茲大蒙畏憚懼伏吏之情扶變化出入無不諳
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
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於公卿故終不
肯自棄於惡以贖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三君子皆優爲
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
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之以大棄也長吏
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笞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爲市其人常曰長
吏待我以大棄我何望而不爲大棄哉是以平民不能自棄爲大棄
之行不肯爲大棄況士君子而肯俯首爲之乎然欲使之謹飭可用
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棄絕其大惡之不
不買於者然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勿棄之於冗流之間
則賢有賞於功名自尊其身不敢苟奪而奇才絕智出矣夫人固有

才智可絕而不能為章句名數蓋律之孝者又有不孝而不為者苟
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絕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為
長更是使一介之才無所施也進士制策網之於上此又網之於下
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養才

夫人之所為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然則為仁子子然而
為義不食片言以為信不見小利以為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信與
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義人是非信人
是非廉人此則無謂也而可勉強以到者在朝廷而百官肅在邊
鄙而四民懼坐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於月激奔走之地
而不惑為吏而吏為將而將若果者豈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
勉強而能也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強遷以進也今有一人焉
一人善指讓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指讓賢於騎射矣然而指
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未必善指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

哉才難強而道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強之道與德而
之不可勉強之才之上而曰我貴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
而才有遺焉然而為此者亦有由矣有才而不能為衆人所勉強
者耳何則奇僻之士常如自負疎僻傲誕不事繩檢性三冒法律觸
刑禁斗號驩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咎利醜酒使氣傲物
志氣一發則偶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礼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所
節而不為此以留意於嚮所謂道與德可勉強者則何病不至奈何
以樸撮小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肯規二以事礼法而必自縱以為
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權重之以爵厚之以
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声色
耳目之欲又已極於外故不待放恣而後為禁今則不然奇傑無尺
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逾礼而
自快耶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耶今我繩之以法亦
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彼有此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之

時既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竟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後優詔以召之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紳也者也又安肯默然於窮困無用之地而已耶周公之時天下號為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苛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風俗尤復細密主朝廷與四海之人無不尊臨而其八議之中猶有曰請能者況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不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苛傑之士復有困於簿書臬鹽聞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怨之乎所且哀其才而賞其過無使為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曰苛傑之士才過得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謂可傑而欲免其過者是終亦瀆法亂教耳曰是則然矣然而苛傑之所為必挺然出於衆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不有功者則委之以難治之事而責是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苛傑而真苛傑者出矣

申法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耶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幸而哀其無辜故法幸其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于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姦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執民媮則吏難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為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不執于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槩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已意今之法若湯藥後既為其大者又為其次者又為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

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無懲徇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
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間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
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為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為
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為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
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繩石
以為之富商豪賈以天出以小齊人適禁不知其孰為斗孰為斛
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
者一也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
採珠貝惡夫物之偽而毀貝且重費也故禁民聚金以為飾飾今也
採珠貝之民溢於海濱聚金之工有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
而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患賤之凌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四皆
以爵列為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紕錦服珠玉
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
嘗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

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錮之旬報以上百以百聞干以千聞以
待官吏之私賈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糴今也吏
之私賈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
縣官斂怨于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
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則有征是民
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從而
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
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為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足此又
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
習自熟以為當然慮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
法也法明禁明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
者皆以為今之弊不過吏胥罷法以為姦而吾以為吏胥之姦由此
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挺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
且相告而肆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議法

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後世以法律行仁義三代之盛王其教化之本
出於學校蔓延於天下而形見於禮樂下之民被其風化循循實實
務爲仁義以求避法律之所禁故其法律雖不用而其所禁亦不爲
不行於其間下而至於漢唐其教化不足以動民而一於法律故其
民懼法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爲仁義唐之初大臣房杜輩爲刑統
毫釐輕重明辨別白附以仁義無所阿曲不知周公之刑何以易此
但不能先使民務爲仁義使法律之所禁不用而自行如三代時然
要其終亦能使民勉爲仁義而其所以不若三代者則有由矣政之
失非法之罪也是以 宋有天下因而循之變其節目而存其大體
比閭小吏奉之以公則老姦大猾束手請死不可漏略然而獄訟常
病多盜賊常滿案者則亦有由矣法之公而吏之私也夫幸公法而
幸之私吏猶且若此而況法律之間又不能無失其何以爲治今天
天子之手弟卿大夫與其子弟皆天子之所優異者有罪而使與匹

隸並答而借戮則大臣無恥而朝廷輕故有贖焉以全其肌膚而厲
其節操故贖金者朝廷之體也所以自重也非與其有罪也夫刑者
必痛之而後人畏焉罰者不能痛之必困之而後人懲焉今也大辟
之誅輸一石之金而免貴人近戚之家一石之金不可勝數是雖使
朝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暮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金不可盡身不
可困況以其官而除其罪則一石之金又不皆輸焉是恣其殺人也
且不答不戮彼已幸矣而贖之又輕是放口姦也夫罪固有疑今有或
誣以殺人而不能自明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以實者是皆不可
以誠殺人之法坐由是有減罪之律當死而流使彼爲不能自明者
耶去死而得流刑已酷矣使彼爲誠殺人者耶流而不死刑已寬矣
是失實也故有管蔡之讐則上之人常幸而下之人雖死而常無告
有失實之弊則無辜者多怨而僥倖者易以免今欲刑不加重赦不
加多獨於法律之間變其一端而能使不營姦不失實其莫若重贖
然則重贖之說何如曰古者五刑之尤輕者上於墨而墨之罰有錢

逆而數之極於大辟而大辟之罰書緩此穆王之罰也周公之時則
又重於此然千鍤之重亦已當今三百七十斤有奇矣方今大辟之
贖不能當其三分之一古者以之赦疑罪而不及公族今也貴人道
戚皆贖而疑罪不與記曰公族有死罪致刑于甸人雖君命宥不聽
今欲貴人近戚之刑舉從于此則非所以自尊之道故莫若使得與
疑罪皆重贖且彼雖號為富彊焉數犯法而數重困於贖金之間則
不能不歛手畏法彼罪疑者雖或非其辜而法亦不至殘瀆其肌體
若其有罪則法雖不刑而被囚亦已困於贖金矣夫使有罪者不免
於困而無辜者不至陷於咎戮一舉而兩利斯智者之為也

兵制

三代之時舉天下之民皆兵也兵民之分自秦漢始三代之時間有
諸侯抗天子之命矣未聞有空伍叫呼衝行者也秦漢以來諸侯之
患不減於三代而御卒伍者乃如畜虎豹圈檻一缺咆哮四出其故
何也三代之兵耕而食也而衣故勞勞則善心生秦漢以來所謂兵

者皆坐而衣食於縣官故驕驕則無所不為三代之兵皆齊民老幼
相養疾疢相救出相禮讓入相慈孝有憂相弔有喜相慶其風俗優
栗而和易故其兵畏法而自重秦漢以來號齊民者比之三代則既
已薄矣況其所謂兵者乃其齊民之中尤為凶悍黠者也故常慢
法而自棄夫民耕而食蠶而衣雖不幸而不給猶不我咎也今謂之
曰爾毋耕爾毋蠶為我兵吾衣食爾他日一不充其欲披將曰爾
我毋耕毋蠶今而不我給也然則怨從是起矣夫以有善心之民畏
法自重而不我咎欲其為亂不可得也既驕矣又慢法而自棄以怨
其上欲其不為亂亦不可得也且夫天下之地不加於三代天下之
民衣食乎其中者又不減於三代平居無事占軍籍者妻子而仰給
於斯民者則徧天下不知其數奈何民之不日剝月割以至於流亡
而無告也其患始於廢井田開阡陌一壞而不可復收故雖有明君
賢臣焦思極慮而求以救其弊卒不過開屯田置府兵使之無事與
耕而食耳嗚呼屯田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而後世之君又不

能循而守之以至於廢陵夷及於三代漢師劉守光又從而爲之黠
面涅手之制天下遂以爲常法使之判然不得與齊民齒故其人益
復自棄視齊民如越人矣 太祖既受命懲唐季五代之亂聚重兵
京師而邊境亦不曰無備揔節度之權而藩鎮亦不曰無威周與漢
唐邦鎮之兵彊秦之郡縣之兵弱兵彊故不曰無威周與漢
睽周與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中者惟吾 宋也雖然置帥之
方則遠過於前代而制兵之術則猶有疑焉何者自漢及唐或開屯
田或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而民猶且不勝其弊今屯田益無
幾而府兵亦已廢欲民之豐阜勢不可也 國家治平日久民之趨
於農者日益衆而天下無萊田矣以此觀之謂斯民宜如生三代之
盛時而乃戚戚嗟嗟無終歲之蓄而有養奪之也三代井田雖三尺
董子知其不可復雖然依倣古制漸而圖之則亦庶乎其可也 方
今天下之田在官者惟二職分也籍沒也職分之田募民耕之歛其
租之半而歸諸吏籍沒則籍之否則募民耕之歛其租之半而歸諸

公職分之田徧於天下自四京以降至於大藩鎮多至四下墾下及
一縣亦能千畝籍沒之田不知其數今可勿復營然後量給其所募
之民家三百畝以爲率前之歛其半者今可損之三分而取 以歸
諸吏與公使之家出一夫爲兵其不欲者聽其歸田而他募謂之新
軍毋黥其面毋涅其手毋拘之營三時縱之一時集之授之器械教
之戰法而擇其技之精者以爲長在野督其耕在陣督其戰則其人
皆良農也皆精兵也夫籍沒之田既不復營則歲益多田益多則新
軍益衆而鄉所謂仰給於斯民者雖有廢疾死亡可勿復補如此數
十年則天下之兵新軍居十九而皆力田不事他業則其人必純固
朴厚無叫呼衡行之憂而斯民不復知有餽餉供億之勞矣或曰昔
者歛其半今三分而取一其無乃薄於吏與公乎曰古者公卿大夫
之有田也以爲祿而其取之亦不過十一今吏既祿矣給之田則已
甚矣况三分而取一則不既優矣乎民之田不幸而籍沒非官之所
待以爲富也三分而取一不猶愈於無乎直不如是則彼不勝爲兵

故也或曰古者十一而稅取之薄故民勝爲兵公三分而取一可乎
曰古者一家之中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由與追不備作今家止
一夫爲兵汎諸古則爲流故雖取之差重而無害此與周制稍同縣
都役少輕而稅十二無異也夫民家出一夫而得安坐以食數百畝
之田征徭科歛不及其門然則彼亦優爲之矣

田制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廩一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
郊一十而二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上漆林之征一十而五蓋周之盛
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
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
無橫歛則亦未至十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爲多也是今之稅與
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
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懼劓剝膚以供億其上周之
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

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
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
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
夏爲之耨秋爲之獲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
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
於富彊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
不耕不獲者坐而食富彊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彊之民輸租於縣
官而不免於怨歎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共周之民
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
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
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歎嗟憤之不免也噫官民耕而不免於餓富
民坐而飽其婦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
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飢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
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今方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

以天下之士爭言後井田既又有二考曰奪公田民之出以無田之
民則富民不伏什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上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
就高祖之成亦光武之承漢可為而不為以是為恨吾又以為不然
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為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
田之制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一
里旁加一里為甸甸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為縣四縣
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為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
里百里之間為澮者一為洫者百為溝者萬既為井田又必兼備溝
洫之制夫間有澮澮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
塗十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一里
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
畛者千為澮為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間谷夷丘陵破墾會集
廬舍徙城郭易疆唯不可為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
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一阜專力於此不治他事

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已而又為民作屋廬於
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
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
成井田唐虞之世至於夏商稍稍其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
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井一曰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
夫井田雖不可為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為近井田者而用之則
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
以墾不以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恤民也懼
民不肖也非以不恤法而遂因此以為變也孔光行武曰七民之
田無過一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二十頃之田周民三十
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此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斯
之二年是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為之限而
不奪其田思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田以過吾限耳要
之數世之後吾限者或不能保其心以復於貧而彼尊者之吾限者

卷之六
地
篇
民
於此語

夫他
多餘地多則民
分於人而樂輸
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
以知
以爲
朝
天下
食其
民所占

此一泉文妙卷之六



